



1586  
2

東京大学  
文学部



門八第14  
1986  
卷 9

第一回



此書單重財色。故卷首一詩。上解悲財。下解悲色。  
一部炎涼書。乃開首一詩。並無熱氣。信乎作者注  
在下。半部而看官益當知看下半部也。  
二八佳人一絕色也。借色說入則色的利害。比財  
甚。下文一朝馬死二句財也。三杯茶作合二句酒也。  
三寸氣在二句氣也。然而酒氣俱串入財色內講。  
詩亦串入小小一詩句亦章法井井如此。其文章  
何如。

開講處。凡句話頭。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書總

此几句。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結股。臨了。一齊整。七一篇文字。斷落皆詳。批本文下。上文一律一絕。三成語。末復煞四句成語。是。不悟作孽。于酒色財氣中。而天自處高。所。不。爽。也是作者。蓋深明天道。以立言。放金剛經四句。又一部結果的。主意也。

嘗看西門死後。其敗落氣象。恰如的的確上的事。亦是天道不深不淺。恰上好。該這樣報應的。每疑作者非神非鬼。何以操筆如此。近知作者騙了我。也。蓋他本是向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故真是天理。然則

不在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又何以爲之天理哉。自家作文。固當平心靜氣。向人情中討結煞。則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

一部一百回。乃于第一回中。如一縷頭髮。千絲萬絲。要在頭上一根繩兒扎住。又如一噴壺水。要在一提起來。卽一線一線同時噴出來。今看作者。惟西門慶一人是直說。他如出伯爵等九人。是帶出月娘三房。是直敘。別的如桂姐。玳安。玉簫子。虛瓶兒。吳道官。天福。應寶。吳銀兒。武松。武植。金蓮。迎兒。敬濟。來興。來保。王婆。諸色人等。一齊皆出。如噴壺傾水。然却是說話。

做事一路有意無意東拉西扯。便皆敘出。並非另起  
鍋竈。重新下米。真正龍門能事。若夫敘一人而數人  
于不言中躍上欲動。則又神工鬼斧。非人力之所能  
爲者矣。何以見之。如教大了頭玉簫拿蒸酥是也。夫  
了頭則了頭已耳。何以必言大了頭哉。春梅固原在  
月娘房中做小了頭也。一言而春梅躍然矣。真正化  
工文字。

此回內本寫金蓮。却先寫瓶兒。妙筆。

寫春梅用影寫法。寫瓶兒用遙寫法。寫金蓮用實寫  
法。然一部金瓶春梅至不垂別淚時。總用影寫金蓮。

總用實寫也。

寫春梅何不予首卷內直出其名哉。不知此作者特  
特爲春梅留身分故也。既爲了鬟不便單上拈出。勢  
必如玉簫借拿東西。或傳話時出之。如此則春梅掃  
地矣。然則候金蓮進門。或云用銀自外邊買來。亦可  
不知一部大書。全是這三個人。乃第一回時如何不  
點出也。看他于此等難處。偏能不費絲毫氣力。一筆  
勾出。且于不用一筆處。勾出。不知其文心。是天仙。是  
鬼怪。看者不知。只說是拿東西賞天福。豈不大差。  
未出月娘乃先插大姐帶出敬濟。是何等筆力。

出敬濟止云陳洪子可耳乃必云東京八十萬禁軍  
楊提督者見蔡太師翟雲峯門路皆從此一線出來  
然則又于無筆墨處將翟雲峯蔡太師等一齊點出  
矣。後文來保賂相府時必云見楊府幹辦從府內出  
來。進見蔡攸必云同楊幹辦一齊來。則此句出蔡京  
翟雲峯等益信矣。文章能事至金瓶梅真山陰道上  
應接不暇七通八達八面玲瓏批之不盡也。  
金瓶內每以一筆作千萬筆用如此回玉皇廟謂是  
結弟兄謂是對永福寺作双峙起結謂是出武松謂  
是出金蓮謂是籠罩官哥寄名瓶兒薦亡等事也。總

之一筆千萬用如神龍天際變化不測的文字。

一回冷熱相對兩截文字然却用一荀卽串籠痕迹  
俱無所謂荀者乃在玉皇廟女壇座下一个虎豈不  
奇絕。

一回兩股大文字熱結冷遇也然熱結中七段文字  
冷遇中兩段文字兩兩相對却在參差合符處作對  
鎖章法如正講西門慶處忽插入伯爵等人至滿縣  
都惧怕他下忽接他排行第一直與眾姓西門單各  
一個慶字合筭無一線縫處正講武松遇哥七忽插  
入武大別了兄弟如何如何許多話來下忽云不想

今日撞着自己嫡親兄弟。直與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合筭無一縫處。此下兩篇文字對峙處也。無心撞着却是嫡親兄弟有心結識反不好敘。出處映處最難過最難堪。

熱結處何以有七段文字。自大宋徽宗至無不通曉。是一段自結識的。至都惧怕他是兩段。目排行第一。至又去調弄婦人。是三段。自西門慶在家閑坐。至只等應二來與他說。是四段。自正說着。至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是五段。自十月初一至過了初二。是六段。自次日初三至和子虛一同來家。是七段。此是

熱結的文字已畢。下文則冷遇的文字了。切勿認應伯爵來邀看虎。猶是西門慶邊的文字。

冷遇兩段。則一段是武大的文字。一段是金蓮的文字。伯爵兩人看去。固是引子。即武松打虎見官諸事。亦是信藥也。

看他寫熱結處。却用漸七逼出。如與月娘閒話。是一頓。伯爵希大來相約而去。是一頓。初一日收分資。是一頓。初二日知會道士。是一頓。初三日吃早飯。又是一頓。至廟中調笑。又是一頓。總說吳道士請燒紙。而伯爵謙讓。又作數層刷洗。方入本題。若冷遇却是一

撞。比。着。乃。是。嫡。親。兄。弟。便。見。得。一。般。一。面。有。安。排。不。待。安。排。處。

描。寫。伯。爵。處。純。是。自。描。追。魂。攝。影。之。筆。如。向。希。天。說。何。如。我。說。又。如。伸。着。舌。頭。道。爺。儼。然。紙。上。活。跳。出。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

水。滸。上。打。虎。是。寫。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撲。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几。個。怎。的。怎。的。一。個。就。像。是。一。個。又。像。便。使。水。滸。中。費。如。許。力。量。方。寫。出。來。者。他。却。一。毫。不。費。力。便。可。也。是。何。等。靈。滑。手。腕。况。打。虎。時。是。何。等。時。候。乃。一。拳。一。脚。都。能。記。算。清。白。即。使。武。松。自。已。

片。刀。後。亦。不。能。向。人。如。何。細。說。也。豈。如。在。伯。爵。口。中。描。出。爲。妙。

篇。內。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順。看。者。止。知。說。月。娘。賢。德。爲。後。文。能。容。衆。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隨。一。讀。書。守。禮。之。夫。主。則。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爲。雅。謹。守。閨。範。防。微。杜。漸。舉。案。齊。眉。便。成。全。人。矣。乃。無。如。月。娘。止。知。依。順。爲。道。而。西。門。之。使。其。依。順。者。皆。非。其。道。月。娘。終。日。聞。夫。之。言。是。勢。利。市。井。之。言。見。夫。之。行。是。奸。險。苟。且。之。行。不。知。規。諫。而。乃。一。味。依。順。之。

故雖有好資質。未免習俗漸染。後文引敬濟入室。放  
來。既進門。皆其不聞婦道。以致不能防閑也。送入直  
出大門。妖尼書夜宣卷。又其不聞婦道。以致無所法  
守也。然則聞卷寫月娘之百依百順。又是寫西門慶  
先坑了月娘也。泛讀之。何以知作者苦心。

作者做月娘。既另出筆墨。使真欲做出一個賢婦人。  
後文就不該大書特書。引敬濟入室等罪。既欲隱  
做他個不好的人。又不該處處形其老實。然則寫月  
娘信如上所云。一個可以學好向上的人。西門慶不  
能刑于。遂致不知大禮。如俗所云。好人到他家也不

好了也。故百依百順。是罪西門。非讚月娘。

寫月娘何以必云是繼室哉。見得西門慶孤身獨自。

卽月娘妻子。向是個繼室。非結髮者也。故其一生動

作。皆是假景中提傀儡。

寫月娘惡處。又全在繼室也。從來繼室。多是好心先

生。何則。因彼已有妻。過一旦死別。乃續一個入來。則

不但他自己。心上怕丈夫。疑他是填房。或有兒女。怕

丈夫疑他偏心。當家怕丈夫。疑他不如先頭的。卽那

丈夫心中。亦未嘗不有此。凡着疑忌在中心。故做繼

室者。欲管不好。不啻不好。往往多休戚不關。以好好



先生爲賢也。今月娘雖說沒甚好險然其舉動處大半不離繼室常套故百依百順在結髮則可在繼室又當別論不是說依順便是賢也是四字又月娘定案又繼室定案

寫西門對子虛却句句是瓶兒寫子虛來入會却又處是瓶兒西門心照那邊瓶兒心照這邊已將兩人十分異樣親密處寫得花團錦簇好看殺人真有筆不到而意到之妙

凡人用筆曲處一曲兩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何則如本意欲出金蓮却不肯如尋常小說云按

下此處不言再表一個人姓甚名誰的惡套乃何如下筆因恩從兄弟冷遇處帶出金蓮然則如何出此兩兄弟則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則用打虎如何出打虎是依舊要先出武二矣不則依舊要按下此處再講清河縣出示拿虎矣夫費如許曲折乃依舊要按下另講文章之秀亦秀不至此不知作者乃眼覷一處矣何則玉皇廟固黃河發源之所瓶兒既于此處出金蓮能不于此處出哉故一眼覷見玉皇廟四大元帥作者不覺擱筆拍案大笑也然而其下筆時偏不卽寫元壇乃先寫老子青牛又寫二重殿又

寫側門又寫正面三間殿廳又寫吳天上帝又寫柴  
府星官方出四大元帥文至此所謂曲折亦曲折盡  
矣看他偏不卽寫元壇乃又寫先寫馬元帥帶出幫  
閒討好使本文熱結中意思柳遮花映八面玲瓏至  
此該寫趙元帥矣偏又不肯寫下又放過趙元帥再  
寫溫元帥又照入幫閒身分放倒自己奉承他人使  
熱結本文不脫生十分美滿後總又插轉元壇元壇  
身边方出画虎曲折至此該用吳道官說出真虎矣  
乃偏又漾開偏又照管衆幫閒點染熱結本文方用  
吳道官一點真虎夫所謂打虎之人尚杳然不知音  
信止因一個画虎便如此曲折真不怕嘔血不怕鬼  
哭文至此可云至矣看他偏有力量偏又照入打虎  
情景在白賴光口中偏又令伯爵又插一笑談花遮  
柳映又照入熱結本文來夫寫一面照一面猶他人  
所能乃于寫這一面時却是寫那一面寫那一面時  
却原是寫這一面七穿八達出神入化所謂不怕嘔  
血不怕鬼哭是真不怕嘔血鬼哭者矣蓋人一手寫  
一處不能他却一手寫三四處也玉皇廟是一處十  
弟兄是一處道士是一處画虎是一處真虎是一處  
打虎人又遙在一處躍然欲動而滄州郡且明明說

出也。後生家看此等文字，而不心灰氣絕，回家焚燒筆硯，再不敢做文者，是必目不一丁，賣菜傭不如之人也。

夫不有子虛，則甌兒歸西門，是無孽之人矣。故必有子虛。然子虛不雖有如無，則甌兒又何以歸西門？是故子虛是個影子中人。今于影子中人上場，不加一番描寫，縮染，則何以見其為影子中人哉？故曰于排次第時見之矣。何則？若論勢字，當從財生。西門慶家不是世代閑闊，止因有几貫錢，方能使勢也。夫既以錢為主，子虛之錢較西門為加倍如此，應該子虛為大。乃不但不能僭西門之左，且不能居應謝二人之上。而應謝二人明七知其財主亦絕不相讓，則子虛為雖有如無之人，不言已喻。而財必至為他人之財，妻必至為他人之妻。此時已定局矣。故無論他盈千累萬的家財，必先看他有好兒子，沒有總定得是他的。不是他的文字妙處，全要在不言處見。試問看官有几个看沒字處的人否？

一回內句句三娘，而玉樓亦躍紙上。此所開缺候官之法也。

寫虎一段，自入三間廩所內，一引入，一漾開，凡三四

拆方入吳道官。文字又如穿花蝴蝶。一遠一近。煞是好看殺人。

熱結文字。却以花二娘起。花二娘結。而且娘作引。卓二姐作餘波。人只謂下文是旖兒先講起。不知一渡。卽是金蓮文字。作者之筆。其如龍乎。看他每不肯爲人先算着。

西門慶沉吟一會。乃說出花子虛來。試想其沉吟是何意思。直與九回中武二沉吟一會相照。西門一沉吟。子虛死矣。武二一沉吟。李外傳王婆金蓮俱死矣。而西門慶亦死矣。然武二沉吟是殺人。西門沉吟是

白話

寫金蓮云。不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後文旖兒出身。又是梁中書侍妾春梅。不必說矣。然則三人大抵皆同作者。蓋深惡此等人。亦見婢妾中邪淫者多也。冷遇哥嫂文中。乃一云嫡親兄弟。再云是我一母同胞兄弟。再云親兄弟。難比別人。句句是武二文字。却句句是敲擊十兄弟文字也。篇內金蓮凡十二聲叔叔。于十一聲下。作者却自入一句。將上文十一聲叔叔一總。下又拖一句叔叔。便見金蓮心頭眼底口中。一時便有無數叔叔也。益悟

文章生動處不在用筆寫到之處  
開卷一部大書乃用一律一絕三成語一諺語盡之  
而又入四句偈作証則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  
水滸本意在武松故寫金蓮是賓寫武松是主金瓶  
梅本寫金蓮故寫金蓮是主寫武松是賓文章有賓  
主之法故立言体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  
一節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說出  
里仁爲美况近隣哉今子虛不善擇隣而與西門爲  
隣卒受其禍武大與王婆爲隣亦卒受其禍殆後瓶  
兒與金蓮隣牆又卒受其禍甚矣卜隣當慎也

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一解 上解空去財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二解 下解空去色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同

化爲今日西陵塚

色箴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人。事  
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  
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  
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上逐上。急上巴巴。跳不出七情六  
慾。閉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  
緊。以上總起四字。借一呂純陽作開講。奇絕。雖是如此說。所以有後文吳神仙黃真人潘道士也。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為利害。怎見得  
他的利害。假如一箇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

涼耐盡無端懊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無隔宿之炊。早起  
看一看厨前。愧沒半星烟火。妻子饑寒。一身凍餒。就是那  
粥飯。尚且艱難。那討餘錢沽酒。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  
眼。面目寒酸。便是凌雲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勾與人爭氣。  
以上反正是。這一箇正是是冷起財。

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財箴  
到得那有錢時節。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真箇瓊漿  
玉液。不數那琥珀盃。流要闕氣錢。可通神。果然是願指氣  
使。趨淡的壓脊挨肩。附勢的吮癰吮痔。以上正真所謂得  
勢壘肩來。失勢掉臂去。古今炎涼惡態。莫有甚于此者。這

兩等人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處。此下院作四扇股法色  
一股看破的色一股而上二股內乃各押入酒氣二種  
蓋本意只重財色而又借酒氣串入股法生動不板也  
今再說那色的利害請看如今世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  
柳下惠閉門不納的魯男子與那秉燭達旦的開雲長古  
今能有幾人。三箇不怕色的人做好樣至如三妻四妾買笑追歡的又  
當別論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箇婦女畧有幾分顏  
色便百計千方偷寒送煖一到了着手時節只留那一瞬  
懼娛也全不顧親戚的各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時  
不知用了多少濫錢費了幾遭酒食正是這一箇正是是

三杯花作合

兩盞色媒人酒箴

後來情濃事露甚有鬪狠殺傷性命不保妻孥難顧  
業成灰就如那石季倫潑天豪富為綠珠命喪囹圄楚霸  
下氣築拔山因虞姬頭懸垓下兩箇不勝色的人做反樣真所謂生我  
之門死我戶看得破時忍不過這樣人豈不是受那色的  
利害處。兩豈不是章法奇絕對峙說便如此說這財色二字從來只沒  
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又單一便見得堆金積玉  
是棺材內帶不去的瓦礫泥沙貫朽粟紅是皮囊內裝不  
盡的臭汗糞土。廣廈玉宇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的  
享堂錦衣綉襖狐服貂裘是骷髏上裹不了的敗絮。看破  
財上十九回即如那妖姬艷女獻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

鋒陣上將軍叱咤獻威風。朱唇皓齒掩袖回眸。懂得來時。便是閻羅殿前鬼判。夜叉增惡態。羅襪一灣。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鋤。枕上綢繆。被中恩愛。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看破後的色七十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說得好。他說道。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是一部大主意大結界大解脫。所以有普淨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用不着。又單一句與上隨着你舉鼎盪舟的神力。到頭來少不得骨軟筋麻。虛陪一句。繇着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却又。要冰消雪散。為西門慶說法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為金蓮比如你

的機鋒。若遇着齒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為伯賢到橋

如削去六根清淨披上一領袈裟。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箇清閒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為普淨正是這一箇正是是冷熱

三寸氣在干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氣箴

說話的。為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為當時有一箇人家。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箇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箇鬪寵爭強。迎姦賣信。盜氣。玩好不妖。嬈媼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



空房

此一服是一部小金。正是這一箇正是是天不肯便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以上一部大書總綱此四句又總綱之總綱信乎金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

有一箇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病根性情瀟灑病根饒

有幾貫家資病根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覆姓西門單諱二

箇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清河

縣前開着一箇大大的生藥舖現住着門面五間到底七

進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驃馬成羣雖算不得十分富

爲後得儿王橫財却也是清河縣中一箇殷實的人家

生子加官地步却也是清河縣中一箇殷實的人家

却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爲是不讀書所以這人不甚讀書

大書特書一部終日閑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

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

抹牌道字無不通曉是他一付作業的結識的朋友也都

是些幫閑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二箇最相契的姓應名

伯爵表字光侯應伯爵如此出法原是開綉段舖應員外

的第二箇兒子落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

貼食因此人都起他一箇諱名叫做應花子又會一腿好

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二箇姓謝名希大字子純謝布

大如此出法所謂幫閑者也乃清河衛千戶官見應襲子孫自幼父母

雙下遊手好閒把前程丟了亦是幫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

自這兩箇與西門慶甚合得來一束二人再教下人其

餘還有幾箇都是些破落戶沒名器的一箇叫做祝實念

表字貢誠一箇叫做孫天化表字伯脩孫寡嘴一箇

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

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順手為放債一照還有一箇

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箇叫做常峙節表字守堅

初一箇叫卜志道一箇叫做白賚光表字光湯說這白賚

光眾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所的他却自己解讀

道不然我也改了只為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箇門館

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一箇甚麼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

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于湯有光取這箇意思所

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段故事也便不看改了

教出十弟兄雖一篇小小文章却參差錯落而與西門慶

說疎厚薄以及後文各人的行事終身皆不煩言而畢見

真化工之筆也惟說這一千其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有

古史遷可以似之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哄着他要錢飲酒嫖賭齊行

正是

把盞啣盃意氣深

兄兄弟弟抑何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

此際相交避見心

總起西門交遊

說話的這等一箇人家生出這等一箇不肖的兒子又搭了這等一班無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恁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日子却又有一箇緣故只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机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惧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身止生得一箇女兒叫做西門大

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

敬濟為室

說西門浸潤下接手做出大姐敬濟蓋明陳洪

者西門浸潤之門路也因陳洪而通楊戩因楊

戩而通蔡京故大姐敬濟後報獨慘 尚未過門只為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

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為繼室

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汪明小名叫做

月姐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却說這月娘

秉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二語全為西門慶不是讚

房中也有三四箇丫鬢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伏雪

人又嘗與拘攔內李嬌兒打熟也娶在家裡做了第二

房娘子南街又沾着窠子卓二姐各卓丟兒包了些時也

娶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為卓二姐身子瘦怯，時常三病四痛。以上正出三房妻，却又去張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至此一頓做完，西門出身是一篇小文字。

東家歌笑醉紅顏

又向西隣開珠筵

兀日碧挑花下臥

牡丹開處總堪憐

總起西門淫孽

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九月廿五日起頭，九月十七日瓶兒死，廿七至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陽廿一。少陽老變少，所以有孝哥也。出月初三日，都是我兄弟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何

的姐兒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千人那一箇是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我看你自搭了這起人，幾時會着箇家哩。逆入現今卓二姐自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倒也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却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這些兄弟們沒有好人，別的倒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一箇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沒有一箇不依順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將後文薦引諸夥計與此諸事就是那謝子純這箇人也不失為箇伶俐能事的好人。又陪希

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不着箇切實。咱不如到了會期，都結拜了兄弟罷。明日也有箇靠傍些。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後日還是別箇靠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兒哩。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却不更好了。咱只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出後拜又是正說着話，只見一箇小廝兒，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覺，原是西門慶貼身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外見爹說話哩。順手出玳安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他却兩箇就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盛的

玄髮帽兒，身上穿一件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

下絲鞋，淨襪，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

處處暗寫故名希大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

在家，連日少看。西門慶讓他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

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走，跳你們通不

來。傍箇影兒。試問出筆不如修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哥

要說哩。妙純是自描却是放重筆因對西門慶道：哥你恁

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三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脚

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

白鼻道：昨日在院中，李家雞子兒，就是哥這邊一

重觀

嫂子的姪女兒。桂卿的妹子。幾時兒不見他

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見他的時候。還不知怎的

樣好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要尋箇好子弟。梳

籠他。敢怕明日還是哥的貨兒哩。書出西門慶道。有這等

事。等咱空閑了去。瞧瞧。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

得十分顏色。希大說話。通是隨着伯爵。至西門慶道。昨日

便在他家前幾日。却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志

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娘

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禮去。

也。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

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

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我

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既云兄弟。乃于

冷淡殺人。寫十兄弟身分。如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

此一筆直照西門死後也。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

會中兄弟十人。却又少他一箇了。因向伯爵說出月初三

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

們。頑耍一日哩。希大說出便不及伯爵一步。所以妙也。西門慶便道。正是我

剛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

是吃酒頑耍。不着一箇切實。倒不如尋一箇寺院裡。寫上

一箇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箇靠傍。到

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眾兄弟也便隨冬  
少各出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拜的事各人出些  
也見些情分是大老伯爵連托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  
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一承只是俺眾人們老  
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便自謙寫盡西門慶笑道怪  
狗才誰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箇方  
好必須十箇妙如此方如今卜忘道兄弟沒了却教誰補  
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試想其沉吟為何一箇花二咱  
這間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監侄兒手裡肯使一股濫錢伏  
轉元常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道

壁兒與我甚說得來不如叫小廝去邀他來第出

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山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麼

順出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個大官兒

他去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個酒舖兒西

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饑癆痞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

回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你到間壁花家說去你對花

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敢

叫我請二爹上會哩看他怎的說你就來回我話你二爹

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罷玳安兒見此沉吟之故玳安

兒應諾去了伯爵便道到那日還在哥這里是還在寺院

里好希大道、咱這里無過只兩個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個去處。玉皇廟永福寺須記清白全以二處作終始的柱子、乃俗批伏出可笑可笑隨分那里去罷、西門慶道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然則道家單管結拜那寺裏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相熟、他那里又寬、手寫愚處映不讀書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哥說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和謝家嫂子相好、故要薦與他去的、雖隨手成趣亦映大笑罵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上就放出屁來、了正說笑、間只見玳安兒轉來了、因對西門慶說道、他二爹不在家、此作者為要出瓶兒也若說真个不在家、豈不太呆、俺對他二娘說來、二娘听了好

不歡喜、說道、既是你西門爹、攜帶你二爹做兄弟、那

不來的、等來家、我與他說。又寫瓶兒作得至期一定撮撮

他來多拜上爹。四字妙絕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

瓶兒為人西門慶對應謝二人、說自這花二哥、倒好個伶

俐、標緻娘子、方說畢、又拿一盞茶吃了、二人一齊起身道、

哥別了罷、咱自去通知眾兄弟、糾他分資來、哥這里先去、

與吳道官說聲、西門慶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罷、于是

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走了數步、回轉來道、那日可要

叫唱的、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兄弟們謠謠笑笑、到有趣些、

說畢、伯爵舉手、扯希大一路去了。須知此段文字全為子虛話休饒舌、



撚指過了四五日，却是十月初一日。初一日文起西門慶早起

剛在月娘房裏坐的，只見一個纏留頭的小廝兒。天福手也者

裏拿着個描金退光拜匣，走將進來，向西門慶磕了一個

頭兒，立起來站在旁邊說道：俺是花家俺爹多多拜上西門

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門

了，不曾當面領教的，聞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俺爹特

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用着，等明日

爹這裏用過多少，派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

慶拿起封袋一看，簽上寫着八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

的。到後日叫爹莫往那去，起早就要同衆爹上廟去，那小

廝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被吳月娘喚住，叫大丫頭

玉簫在食籠裏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與他。又出玉簫為春梅一影不

然詞以云大了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家拜上你

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

哩。那小廝接了，又磕了個頭兒，應着去了。西門慶纔打發

花家小廝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寶夾着個拜匣，玳安兒

引他進來見了，磕了頭，說道：俺爹糾了衆爹們分資，叫小

的送來，爹請收了。西門慶取出來，看其總入封，也不折看，

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廟好湊着買東西說畢，

打發應寶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卓二姐，剛走到坐下，只

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怎的起先不  
說來、隨卽又到上房、看見月娘、攤着些紙包在面前、指着  
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分銀子、  
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  
子一般、咱家也沒曾見這銀子來、收他的也、污個名、不如  
掠還他罷、又應出十兄弟身分西門慶道、你也耐煩、丟着  
罷、咱多的也包補在乎這些、說着不直往前去了、又一頓  
了。次日初二日、初二日西門慶稱出四兩銀子、叫家人來興  
兒、來興買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罈金華酒、和香燭紙扎、  
雞鴨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錢銀子、旋叫了大家人來保、來保

兒必云云和玳安兒來興三箇、送到玉皇廟去、對你吳  
師父說、俺爹明日結拜兄弟、要勞師父做紙疏辭、晚夕就  
在師父這裡敬福、煩師父與俺爹預備、俺爹明日  
來、只見玳安兒去了一會、來回說、已送去了、吳師父說、知  
道了、須臾過了初二日、又次日初三日、初西門慶起來梳  
洗畢、叫玳安兒你去請花三爹到咱這裡吃早飯、一同好  
上廟去、心在玳安兒一發到應二叔家、叫他催催眾人、玳安應諾  
去、剛請花子虛到來、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却  
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箇人、爲頭的便是應伯爵、謝希大  
孫天化、祝實念、吳典恩、雲理寄、家持節、白賚光、連西門慶

花子虛其成十箇進門來齊築園作了一箇揖伯爵道  
這時候好去了西門慶道也等吃了早飯着便叫拿茶來  
一面叫看菜兒須臾吃畢早飯又一個文西門慶換了一  
身衣服打選衣帽光鮮一齊進往玉皇廟來不到數里之  
遙早望見那座廟閣造得甚是雄峻但見

殿宇嵯峨宮牆高聳正面前起着一座牆門八字

都粉赭色紅泥進裡邊列着三條甬道川紋四方都

水痕白石正殿上金碧輝煌兩廊下簷阿峻峭二七一

祖莊嚴寶相烈中央太上老君背倚青牛居後殿  
進入第二重殿後轉過一重側門却是吳道官的道院

的門來兩下都是些三瑤草琪花蒼松翠竹西門慶擡頭一  
看只見兩邊門楹上貼着一副對聯道

洞府無窮歲月

壺天別有乾坤

上面三間廠廳却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當日  
鋪設甚是齊整上面掛的是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兩邊掛  
雨前倍客着的紫府星官側首掛着便是馬趙溫黃四大元帥當下  
吳道官却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人進入  
邊獻茶已罷衆人都起身四圍觀看白賚光攜着常峙節  
手兒從左邊看將過來言曰大到馬元帥面前見這元帥威風

凜凜相貌堂堂、面上畫着三隻眼睛、便叫常峙節道哥這却是怎的說、如今世界開隻眼、閉隻眼兒、便好還經得多。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應伯爵聽見走過來道、跌兄弟他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麼。此點眾人笑曰、常峙節便指着下首溫元帥道、二哥這箇通身藍的、却也古怪、敢怕是盧杞的祖宗。伯爵笑着、猛叫道、吳先生你過來、我與你說箇笑話兒。那吳道官真箇走過來聽他。伯爵道、一箇道家死去見了閻王、閻王問道、你是甚麼人、道者說是道士、閻王叫判官查他、果係道士、且無罪孽、這等放他還魂、只見道士轉來路上、遇着一箇染坊中的博士、原認得的那博士

問道、師父怎生得轉來、道者說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來。那博士記了、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那閻王叫查他身上、只見伸出兩隻手來、是藍的、問其何故、那博士打着宣科的聲音道、曾與溫元帥搔胞。伯爵輩寫照說的眾人大笑、一面又轉過右首來、見下首供着個黃將軍、威風凜凜、上首又是一個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身邊画着一個大老虎、白賚光指着道、哥、你看這老虎、難道是吃素的、隨着人不妨事麼。伯爵笑道、你不知這老虎是他一個親隨的伴當兒、聖謝希大听得走過來、伸着舌頭道、這等一個伴當隨着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麼。伯爵笑着向西門

慶道這等虧他怎地過來西門慶道却怎的說伯爵道子  
純一個要吃他的伴當隨不的似我們這等七八個要吃  
你的隨你却不敢嚇死了你罷了總寫十兄弟說着一齊正大笑  
時吳道官走過來說道官人們講這老虎只俺這清河縣  
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往來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  
就是獵戶也害死了十來人西門慶問道怎的來吳道  
官道官人們还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曉的只因日前一個  
小徒到滄洲橫海郡柴大官人那里去化些錢糧整整住  
了五七日總得過來俺這清河縣近着滄洲路上有一條  
景陽崗崗上新近出了一個吊睛白額老虎時常出來吃  
人客商過往好生難走必須要成羣結夥而過如今縣裡  
現出着五十兩賞錢要拿他白拿不得可憐這些獵戶不  
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賚光跳起來道咱今日結拜了明  
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銀子使西門慶道你性命不值錢麼  
白賚光笑道有了銀子要性命怎的衆人齊笑起來應伯  
爵道我再說箇笑話你們听一箇人被虎啣了他兒子要  
救他拿刀去殺那虎這人在虎口裡叫道兒子你省可兒  
的砍怕砍壞了虎皮說着衆人哈哈大笑自上面三問至此總是爲冷遇  
作楔子不是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  
熱結中文字燒紙罷一面取出疏紙來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

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書寫尊諱至此絕敘衆人一齊

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這還是敘齒應熱結正文

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着舌頭道爺可不析

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叙些財勢那裡好敘齒若敘

齒還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兩件不妥第一不

如大官人有威有德衆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應二

哥如今居長却又要叫應大哥了言下已反襯子虛没用

矣倘或有兩箇人來一箇叫應二哥一箇叫應大哥我还

是應七二哥應七大哥呢西門慶笑道你這搗斷腸子的

單有這些閑說的謝希大道哥你推了西門慶再三謙讓

說花子虛應伯爵等一于人通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

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

哥有錢且居第四其餘挨次排列吳道官寫完疏紙于是

點起香燭衆人依次排列吳道官伸開疏紙朗聲讀道

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妙然則不過作成

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孫天化祝實念雲理守

吳典恩常時節白賚光等是日沐手焚香請旨伏為桃

園義重衆心仰慕而敢效其雖皆鮑情深各姓追維而

欲同其志况四海皆可弟兄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官

念政和年月日苦備酒羊此金資而叩齋壇虔

誠請禱拜投

昊天金闕玉皇上帝

五方直日功曹、本、以、皇、社、各、過、往、一、切、神、祇、仗、此、真、香、普、同、鑒、察、伏、念、身、生、難、且、日、死、與、同、時、期、盟、言、之、永、固、安、樂、與、共、顛、沛、相、扶、患、締、結、以、常、新、必、富、貴、常、念、貧、窮、乃、始、終、有、所、依、倚、情、其、日、往、以、月、來、誼、若、天、高、而、地、厚、伏、願、自、盟、以、後、相、好、無、尤、更、祈、人、人、增、有、永、之、年、戶、戶、慶、無、疆、之、福、凡、在、時、中、全、叨、覆、庇、謹、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

吳道官讀畢衆人拜神已罷口念身止如止如拜便了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

然後送神焚化紙錢收下福禮去不一時吳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開雞魚菓品之類整理停當俱是大碗大盤擺下兩桌西門慶居于首席其餘依次而坐吳道官側席相陪須臾酒過數巡衆人請教行令耍笑哄堂不必細說只是如此便了正是

纔見扶桑日出

又看曦馭御山

醉後倩人扶去

樹梢新月纔彎

飲酒熱鬧間只見玳安兒來附西門慶耳邊說道好收叫小的接爹來了說三娘今日發昏哩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隨即立起來說道不是我搖席破座委的我第三個

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休、只見花子虛道、咱與哥同路、咱兩個一搭兒去罷、伯爵道、你兩個財主的都去了、丟下俺們怎的、花二哥你再坐回去、西門慶道、他家無人、俺兩個一搭裏去的是省得他、嫂子疑心、意在斯人不覺口玳安兒道、小的來時、二娘也叫天福兒備馬來了、只見一個小廝走近前、向子虛道、馬在這裡、娘請爹家去哩、于是二人一齊起身、獨寫二人同來同往向吳道官致謝、打攪與伯爵等舉手道、你們自在耍耍、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去了、單留下這幾個、嚼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題、却表西門慶到家、與花子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

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一箇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這起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說、開手即寫月娘無禮不通真無禮、不通殺人、天下豈有以他人之死、信口出來作我請人之用乎、且是對西門慶說、其無禮不通更可恨、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是西門慶听了、往那邊去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熱結十弟却說光陰過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十月初十日西門慶正在使小廝請太醫診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所上、只見應伯爵笑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体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吳道官再三苦



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的，倒是哥早來家的便益些。前文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這等猜不着。武極之筆，却為看武松作勢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來了。又是這等說入咱所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瞧。看打虎前吳道官口中，今止用伯爵來說足矣，乃又不肯直出，却間借不吃飯寫出，則打虎真是好看，武松又真是好看，二十分身分在一篇話描出。西門慶道：甚麼稀罕事？伯爵道：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崗上那隻大虫，昨日被一

箇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听着，等我細說。于是手舞足蹈，說道：這箇人有名有姓，上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難在柴大官人庄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武大郎過這景陽崗來，怎的遇了這虎，怎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脚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一段文字，武二來而虛擬打虎傳聞，打虎者色止皆到，却說畢西門慶搖只是八個怎的兩個像，是便竟奇絕妙絕。說畢，西門慶搖着頭兒道：既恁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吃罷，怕候過了。又作聲價可知，先不吃飯來，非描伯爵為飯也。咱們倒不如大街

上酒樓上去坐罷。又作卸脫只見來典見來放卓兒西門

慶道對你娘說叫別要看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臾換了

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

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又作聲價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

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于是回到臨街一箇大酒樓

上坐下。不一時只听得鑼鳴鼓响。衆人都一齊瞧看。十倍

是好只見一對七纓鎗的獵戶。擺將過來。後面便是那打

死的老虎。好像錦布袋一般。四箇人還抬不動。虎是未

疋大白馬上坐着一箇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箇人。是打

西門慶看了。咬着指頭道。你說這等一箇人。若沒有千百

筋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是。又照應西門

西門慶心中三箇飲酒評品。按下不題。武二已出故且

也然而卸脫單表迎來的這箇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糾七。七尺以上身材。闊面積七。二十四五年紀。双

眸直豎。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觀時。好似

一双鉄確。脚尖飛起。深山虎豹。失精竟。拳手落時。窮谷

熊羆皆喪魄。頭戴着一頂萬字頭巾。上簪兩朶銀花。身

穿着一領血腥衲。裹披着一方紅錦。

這人不是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爲

要來尋他哥子。百忙裡又點題面。跌下文。不意冲打死

第一奇書 一回 三五

意事都在不意中做出

了這箇猛虎被知縣迎請將來衆人看着他迎入縣裡

說這時正值知縣陞堂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虫在廝前

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

箇猛虎武松又便喚武松上所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

一遍兩邊官吏都嚇呆了知縣在堂上賜了三杯酒將庫

中衆土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

托賴相公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虫非小人之能

如何敢受這些賞賜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負

罰何不就把賞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典不知者謂是武松好

處不知此自是作者要武松在清河縣中做都頭好遇武大也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仕

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在所上俵散與衆獵戶

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抬舉他

便道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

日就忝你在我縣裡做箇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擒

拿賊盜你意下何如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

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忝武松做了

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七吃了

數日酒正要回陽谷縣去又不料又在清河

縣做了都頭却也欢喜那時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

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藝畧芳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声名播四方

却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箇人叫道兄弟二字刺人心肺本縣相公抬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

次從額角眉邊出

喜遂笑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却是武大日當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也

武大方知伯爵口中及後文兩番敘說爲此一句也却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

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懦弱模樣猥猥起了他箇諱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

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俠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村

實多欺侮他這也不在話下寫子虛武大是一類是兩樣却不犯手且說武

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

渾家故了丟下箇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

箇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

戶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照顧他照

他依舊賣些炊餅閑時在舖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

張宅家人箇七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

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

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兒之男兒女皆無媽也

氏王家嚴勵房中並無諸姪女只因大戶時常拍胸  
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几貫家財終何大用媽  
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賣兩箇使女早晚習學  
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听了大喜謝了媽上過了凡時媽  
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箇使女一箇叫做潘  
蓮出金蓮一箇喚做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  
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南門外潘裁的女  
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双好小脚  
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  
賣在王招宣府王招宣習學彈唱閑常又教他讀書寫

字他本性机变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画眼傅粉施  
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箇纏髻兒着一件  
扣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金蓮小傳直與西門到十  
慶開卷教語相對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上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  
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接他習學彈唱  
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又點琵琶玉蓮學箏這  
兩箇同房歇臥王家婆余氏初時甚是台舉二人與他金  
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  
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綉臉襯桃花眉弯新月張大戶每  
要收他只得王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王家婆請家上

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

劉郎還是老劉郎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這五件病症

的那五件

大戶五件病西門五件事遙遙相對然有事不愁無病也

第一腰便添疼

第二眼便添淚

第三耳便添聲

第四鼻便添涕

第五尿便添滴

自有了這幾件病後王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戶知道不容却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箇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甚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

觀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

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

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

楚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貨

不敢聲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

症嗚呼死了金蓮起手試手段處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

家僮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武大故此遂尋了紫石街西

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在依舊賣炊餅原來這金蓮

自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猥甚是憎嫌常與他合

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我嫁與這樣

箇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味酒着緊處  
却是錐釘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  
也常無人處唱箇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戲。不是奴自己  
誇獎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黃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  
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  
羊脂玉体。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  
奴心不美。所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所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俐。  
箇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几分

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  
武大每日自挑担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婦人每日  
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此處已伏簾子一徑把那  
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門前彈胡  
博詞。撒謎語。叫唱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油似滑  
的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  
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餛飩不曉事的。你賃  
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羅唆。不如索几兩銀子。  
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槩些。免受人欺侮。武大  
道。我那裡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你是箇男子漢。倒

攤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湊辦了  
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本來猶可爲善、則王婆可剛也武大听  
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了縣門前樓上下  
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箇小小院落、甚是乾  
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過活。此一篇  
字下不用、不想這口四字、便備、不想這日、撞見自己、嫡親  
過、掃入的、這一篇文字、去妙上兄弟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  
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  
打死了大虫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  
胞兄弟。送映那婦人又一手、便向前、便道、叔上、千萬福武松

施礼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上、請起、折殺奴家、  
武松道、嫂上、受礼、兩箇相讓、了一回、都平盞了頭、起來、少  
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  
頭來低着。寫婦人寫武  
松毛髮皆動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  
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  
陪武松坐地、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  
了那大虫、畢竟有千百筋氣力、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又  
打虎上入婦人心事、我因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  
云金瓶慣用此曲筆也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撞  
來、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物、壯健、何不叫他搬來我



在想這段姻緣都在這裡了。是一面堆下笑來問道。  
叔。三。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飲食誰人整理。武松道。  
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任不方便。胡乱在  
縣前尋了箇不處。每日撥兩箇。與伏侍做飯。婦人道。  
叔。四。何不搬來家裡。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侍做飯。腌臢。  
一家裡。任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  
安排與叔。吃。五。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七。婦人又道。莫  
不別處有嬌。七。可請來廝會。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  
人道。叔。七。六。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源  
來。叔。七。七。倒長奴三歲。叔。七。八。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

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七。在舊房居住。不道移在這  
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七。吃他忒善了。被人  
欺負。纔到這裡來。若是叔。七。九。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  
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  
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長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  
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得嫂  
嫂憂心。一路純是白描勾挑。二人在樓上一遞一句的說。有詩為証。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那言鈎武松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

肉菜菓餅歸家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來  
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七在此無人陪  
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七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  
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般不見便又出武大便自  
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  
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叫婦  
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  
大節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七休怪沒  
甚骨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七休這般說武大只  
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七將上文無

怎的肉菓元也不揀一筋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  
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七相待誰知這婦人是  
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  
人陪武松吃了几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吃  
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又描婦人吃了一歇酒醉了便  
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几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  
來望哥七嫂七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七  
十二此又你是必止心來來任若是不搬來俺兩口  
二叔七也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兒難比別人雖是金蓮的話却是  
不一總只顧寫下半回如何上與我們爭口氣也不  
同文字照顧之法全在人不能也四十一

好處武松道。既是嫂上厚意。今職有行李。便取來。婦人來  
奴這裡等候哩。忽然正是

滿前野意無人識

几點碧桃春自開

第二回

此回前一段是金蓮文字。知縣差出以後一段是武  
大武二文字。挑簾以後是西門慶與王婆文字。然則  
金蓮文字中又有武二文字也。

金蓮武二文字中。妙在親密親密的。沒理殺人。武二  
武大文字中。妙在悽慘悽慘的。傷心殺人。王婆西門  
慶文字中。妙在扯淡扯淡的好看殺人。此等文字。亦  
難將其妙處。在口中說出。但願看官。看金蓮武二的  
文字時。將身卽做金蓮。想至等武二來。如何用言語  
去勾引他。方得上道兒也。思之不得。用筆描之。亦不

得。然。後。看。金。瓶。梅。如。何。寫。金。蓮。處。方。知。作。者。無。一。語。不。神。妙。難。言。至。看。武。大。武。二。文。字。與。王。婆。西。門。慶。文。字。皆。當。作。如。是。現。然。後。作。者。之。心。血。乃。出。然。後。乃。不。負。作。者。的。心。血。

金蓮調武二處乃一味熱急雖寫其幾番閒話又幾番夾入吃酒然而總是一味急燥不能寧耐處

西門對王婆處却一味涎臉然却見面即問誰家雌兒次日見面即云要買炊餅又口中一刻不放鬆也王婆勾西門處却一味閒扯然却步步引入來是馬汨六引誘人入局處

水滸中此回文字處七描金蓮却處七是武二意不

武二故也金瓶內此回文字處七寫武二却處七寫

金蓮意在金蓮故也文字用意之妙自可想見

寫武二武大分手只平平數語何以便使我再不敢讀再忍不住哭也文字至此真化工矣

篇內寫又簾凡先用十幾個簾字一路影來面第一個簾字乃在武松口中說出夫先寫簾子引入已奇絕矣乃偏于武松口中逗出第一個簾字真奇橫殺人矣

上回內云金蓮穿一件扣身衫兒將金蓮性情形影

魂魄一齊描出。此回內云毛青布大袖衫兒描寫武大的老婆又活跳出來。

看其寫簾下勾情處正是金蓮西門四目相射處乃忽入王婆且即從王婆眼中照入唱若文情固爾緊湊的妙而情景亦且傍擊的活動也。

簾下勾情必大書金蓮總見金蓮之惡不可勝言猶云你若無心雖百西門奈之何哉凡壞事者大抵皆是婦人心邪強而成和吾不信也。

題云俏潘娘簾下勾情則勾情乃本文正文也乃久手先寫武二夫勾引武二亦勾情也然必勾西門方

是簾下勾情夫未勾西門先勾武二有心勾者反不受勾無心勾者反一個眼色即成五百年風流孽冤天下事固有如此而金蓮安心勾情故此不着而彼着也故勾武二又簾下勾情一影。

王婆本意招攬西門以作合山自任而不肯輕上說出西門本意攬王婆以作合山望之而又不便直直說出兩人是一樣心事一樣說不出一樣放不下一樣技養難熬故斷上續上有這許多白話也。

試想捉筆時寫簾下一遇既接入王婆則即當寫承門到茶房中許以金帛便夾王婆作合王婆即為承

認畫計文章中固無此弊。率文字，卽西門入王婆基房內開口便講其索然無味，爲何如也。則說技之妙，文回文字，頓錯處，實亦兩人一時不得不然之情理也。

篇內知縣本爲欲寫武二出門，故寫一知縣却又因知縣要寄禮物，乃又寫一朱勳。文字有十成補足法，此十成補足之法也。不知又爲後文衛千戶本官伏脉。

作者每於伏一線時，每恐爲人看出，必用一筆遮蓋之一部。金瓶皆是如此。如這回內寫婦人，和他開了

幾場落後，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此爲後落簾打西門之由。所謂針線也。又云武大心裡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是其用遮蓋筆墨之筆，恐人看出也。于此等處，須要看他學他故做文，如蓋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無一縫，可見而讀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開在我眼中也。此後數回大約同水滸文字，作者不嫌其同者，要見欲做此人，必須如此方妥。方妙少變更，卽不是矣。作者止欲要欲金蓮入西門，慶家何妨，隨手只如此寫。

去又見文字是件公事。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便不許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故我批時亦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隨我的眼力批去。卽有亦與批冰滸者之批相同者。亦不敢避。蓋作者既不避嫌。予何得強扭作者之文。而作我避嫌之語哉。且卽有相同者。彼自批水滸之文。予自批金瓶之文。謂兩同心。可謂各有見。亦可謂我同他。可謂他同我。亦可謂其批爲本。不可易。可謂其原文本不可異。批亦無不可。看西門慶問茶錢多少。問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又云與我做個媒也好。又云同何人兒也好。又云乾娘

吃了茶。又云間壁賣的甚麼。又云他家做的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拿家去。都是口裡說的是這邊。心裡說的是那邊。心裡要說說不出口。口裡不說忍不住。有心事有求于人。對着這人。便不覺醜態畢露。底裡皆見。而王婆子則一味呆裏撒奸。收來放去。又自報脚色。又佯推不採。煞是好看殺人。至一塊銀子到手。王婆便先說你有心事。而西門心事一竟敢于吐露。王婆且先爲一口道出。寫得色字固是怕人。寫得財字更是利害。真追魂取景之筆也。讀金瓶後。而尚復敢云自能作小說。與讀金瓶後。而尚不能自作

小說皆未嘗讀金瓶梅者也  
頭一日點梅湯。點和合湯。第二日偏不即出問茶。偏  
等他自已要茶。偏又濃濃點兩盞茶。瑣瑣處皆是異  
樣紋錦。千萬休匆匆看過。  
王婆自敘雜趣處。皆小戶人家。此等婦人。三四十歲  
後。必然之事。甚矣。六婆之不可令其人內也。  
書內寫媒婆。馬泊六。非一人名字。王婆寫得如鬼如  
蜮。利害怕人。我每不耐看他寫王婆處也。  
寫王婆的說話。却句句是老婆婆聲口。作老頭子不  
得作小媳婦。亦不得故耳。

第二回

消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詞曰

芙蓉面。冰雪肌。生來娉婷年已笄。媧上倚門餘梅  
花半含。蓋似開。還閉初見。簾邊羞澁。還畱住。金再  
過樓頭。款接多歡喜。西門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  
假傍更相宜。右調孝順歌。

話說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士兵  
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白  
句。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士兵回去。



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

武二早起也寫婦人也慌

忙起來

為婦人亦入化

與他燒湯淨面

不使迎見妙

武松梳

一洗二裏

噴三出門去縣裡画卯婦人道叔上一画了卯早些來家

吃早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的去了到縣裡画卯已畢

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上整上安排下飯

不使迎見妙

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

武松武松道交嫂上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箇土兵

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上二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

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

毛東拿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映出上二

就是撥

來那厮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

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

一段小文字寫武大混沌

武二天性婦人殷勤俱盡

証

武松儀表豈風流

嫂上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

相思常自看衾櫛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

大買餅徹茶果請那兩邊隣舍

又補降舍

都闖分子來與武松

人情武大又安排子回席不在話下過于數日武松取出

一疋彩色段子與嫂上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

叔三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箇

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至此一東下另發一段文字武大  
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事不論歸遲  
歸早婦人頓茶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查過意  
不去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的直  
漢有話即長無話即去不查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  
天氣連日朔風緊刮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  
飛下一天瑞雪來後月娘掃雪亦是十一月則知掃雪一回明月娘隱隱與金蓮同也好大  
雪怎見得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刻溪  
當此際濡滯子散船頭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

飛鹽撒粉漫連天當日時已蒙正密內喫無錢

當日這雪下到一更時分却早銀粧世界玉碾乾坤是篇雪蛾  
次日武松去縣裏圍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叫  
出去做買賣火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又點去武松房  
裏簇了一盆炭火看官記着是武松房裏心裡自想道我今日着實  
撩鬧他一闖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清清立在  
簾子下又點望見武松正在雪裏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  
婦人推起簾子簾子迎着笑道叔四寒冷武松道感謝  
嫂七掛心入得門來便把瓊笠見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  
去接自描武松道不勞嫂七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挂在壁

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鷄哥綠紵絲袖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晨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却纔又有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六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橈子，自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止了，門後門也後門也開了。現一却搬些煮熟菜盤入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和叔叔自吃三盃。」叔七上忽加我和武松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猶赤了，只見迎兒

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叫嫂嫂費心。」婦人也掇一條橈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盃盤，婦人擎盃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八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九飲過成雙的盃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二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亸，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箇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

武松道：嫂上不信時，只問哥上說。是了。婦人道：呵呀。如聞其聲  
你休說他，那裡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逼一叔七且請盃。又漾開去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哄動春心。那裡接納得任，恁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攪攪。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那拿火筋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汪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拿着汪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一捏，說道：叔七，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他上云八九分知子此云五七分不自在從八九分知變出五七分不自在來。婦人見他不應，

匹手就來奪火筋口裡道：叔七，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又從五七分不自在變到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筋，却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盃，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盃見殘酒。忽下一你字喚去叔七二字妙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上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白描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喻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不謂此書內有這樣一箇男人嫂上休要這般不識羞耻，爲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

嫂七拳頭却不認的是嫂七婦人聽他幾句捨得通紅了  
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傢伙口裡說道我自作婁子  
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教收傢伙自在厨下  
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這婦人見拘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場武松自在  
房中氣忿上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  
兒大雪裡歸來推門進來放下担兒進的裡間見婦人一  
雙眼哭的紅上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  
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忽將外人二字武大道誰敢

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厮多虧那厮  
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後沒  
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好伶俐我不賴他  
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隣舍  
所見笑話武大聖人武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裡叫  
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做聲尋  
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  
應一直出顧去了武二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  
應只顧往縣裡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  
淫漢虫有甚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

猜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肯在這裡在却道你留他  
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  
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郵做  
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帋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  
裡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教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  
聒只見武松引了箇土兵拿着條扁担逕來房裡收拾行  
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  
道哥上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繇我自去便了武  
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繇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  
喃吶吶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箇兄

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  
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睛臨了  
去無數名色猶以冤家結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  
的之則今後真個冤家了也心中反是放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  
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  
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自○是○作○者○省○筆○○非○閱○武○大○堪○內○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  
去尋武松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  
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  
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  
三年任滿朝觀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

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勳，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若得你去，方好。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此便去。」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却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精、細、之、極、等、大、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

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厮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怎的？」

日後，我且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鬟。

換了些顏色衣服，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裡沒理會處。」

今日再喜得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與哥說。」

知不題，嫂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

三箇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

橫土兵擺上酒，并喫飯，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

便把眼來，撮武松，武松只顧吃酒，便不低了，寫英雄人

角，便發然，主酒至，紫，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土兵，飾

一盃酒拿在手，經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辦事，明日便要起程，冬三兩三箇月少，是一月便回，有有話，來和你說，你從來為人懦弱，找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武松亦云：外人然，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三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鬧，等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我欲吃過了一盃，武松再斟第二盃酒，對那婦人說道：「這嫂上，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

武松多說我的哥上。

我哭亦不能成聲矣。

爲人質朴，全靠嫂上做主。

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上把得家定，我哥上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听了這句話，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箇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箇不帶頭巾的男子漢，可叮嚀七响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不是那膿血，搦不出來，鬻老娘自從嫁了武大，真箇螞蟻不敢入屋，理來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一塊瓦磚兒，一箇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上做主，最好，只要心口說。」



應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樓上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  
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在胡梯上發話  
道既是你聰明伶俐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  
曾所見有甚小叔那裡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  
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  
了正是

苦口良言諫功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好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盃酒坐不  
住都下的樓前弟兄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

來和你相見痛殺人足此二話武松道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

在家裡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  
道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痛殺人足此二話在家仔細門戶武

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  
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鞍討了腳程起

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以下放過武二單講下文只說武大自從兄

弟武松說了去整七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聲吞  
氣繇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

晚便回來歇了担兒便先去除了簾子簾子關上大門却  
來屋裡坐的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罵道不識時濁

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听信你兄弟說空生着那烏鶯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繇也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不知何故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噤在臉上道吓濁東西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听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關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五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裡自己也暗喜喜喜思道恁的却不好有詩為証

慎事關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乱

任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单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六簾子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七簾子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箇人從簾子八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裡拿着义竿放簾子九簾子忽被一陣風將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上一路寫簾子至此方不另費筆墨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生出簾子來第一奇書

六年紀生得十分淨潔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  
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方身穿綠羅襪兒脚下細結底陳  
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裏搖著酒金川扇兒金扇二現使  
數日不見的  
西門却又越頭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面兒可意的人兒  
活跳出來風。七。流。七。從。簾。子。下。丟。與。箇。眼。色。兒。金蓮丟  
眼色也這箇人被又  
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  
想是箇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鬢七賽鴉鴉的鬢兒  
翠彎七的新月的眉兒清冷七杏子眼兒香噴七櫻桃口  
兒直隆七瓊瑤鼻兒粉濃七紅艷腮兒嬌滴七銀盆臉兒  
輕嫵七花朵身兒玉纖七葱枝手兒一捻七楊柳腰兒軟

濃濃粉白肚兒窄星星尖趂脚兒肉姍姍胸兒白生  
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白鮮鮮黑裊裊正不知是甚麼東西  
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鬚一逕裏塾出香雲周圍小  
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  
葉眉。襯着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  
武○大○家○金○蓮○知○四○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襖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  
兒袖口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挂抹胸兒重重紐扣  
香喉下往下看尖趂趂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鴉鞋兒  
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說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

風吹裙袴口兒裏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口笑臉生花  
人見了竟飛魄喪賣弄殺俏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  
變做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父手望他深深拜了  
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  
把手整頭中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  
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插人正那婆子笑道  
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王婆自那人  
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那人自向婦人  
都盡眼中不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  
見王婆妙

約○唱○個○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戲  
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回○路  
純是白描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

風日晴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自繇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  
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  
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用法却在簾子下簾子眼巴  
巴的看不見那個人方纔收下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  
數語完勾 看官聽說你道這人是誰却原來正是那嘲風

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開生藥鋪覆姓西門卓諱  
一個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人無痕只因他第三房妾  
卓二姐死了發送了當已完一案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閑走要  
尋應伯爵到那裏去散心耍子却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  
想撞了這一下子在頭上却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  
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  
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  
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  
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惹入王婆茶坊裏  
來便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絕唱得好  
個大肥喏便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問這個雌  
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開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  
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  
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得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  
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  
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餛飩的  
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  
道莫不是花肱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又笑道不是若是  
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  
不着了王婆哈哈笑道我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他的益

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听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了谷樹皮的武大麼王婆道正是也西門慶听了叫起苦來說是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駝痴漢走美女常伴拙夫眠目下老偏這等合配至此東住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絲他歇些時却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罷作謝起身去

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楚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計得個在屋裏又自說入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听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

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  
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  
回頭人兒也好。即應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  
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  
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  
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其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  
個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娘子是癸亥生屬豬的交新年却  
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有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  
取笑說畢。西門慶笑着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  
點上燈來正要開門只見西門慶又蹙將來逕去簾。

下。攪。子。上。坐。下。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睜。望。王。婆。道。大  
官人吃箇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  
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  
自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  
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  
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只道爲死  
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做理會處。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  
婆恰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  
走。王婆道。這制子楚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  
鼻子上。交他舐不着。那廝全討縣裡人便宜。且交他來老





滿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薑食。饅窩。七蛤。喇。巧。糖。盤。臘。  
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茶。婆笑道。  
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  
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箇。拿的家去。王婆  
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肯上門。上戶。  
探入。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去了。  
口氣。良久。王婆在茶局內。裡冷眼張着。他在門前。越過東。看一  
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送入茶坊。  
裡來。王婆道。大官人。僮侍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  
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  
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  
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  
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偏有開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像  
有些心事的。一般。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  
有甚難猜處。自古人門。林間。結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  
身異樣。蹊蹊古怪的事。不知猜的多少。西門慶道。我這一  
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  
笑道。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中節。大官人  
你將耳朶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勤勤。越得。顯已。定是記掛  
着。閒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

的智賽隋何机強陸賈不端乾其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  
又簾子時見了一面娘是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日夜  
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不知你會  
弄手段麼王婆哈七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  
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箇  
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  
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  
丟下這箇小廝沒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  
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開常也會做牽頭  
酸馬百六也會針灸看病西門慶听了笑將起來我並不  
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  
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叫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呵七  
笑道我自說耍官人怎便認真起來你也且看下回分解  
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戲殺賣茶王老母

淫交巫女會襄王

第三回

上一回結因。下一回成果。此回乃將因做果之時。事也。然而却是兩段文字。一段定推光。一段做推光。寫十分光。却先寫五件事。後又寫一件事。總寫十分光。而寫十分光內。却又寫九個。此事便休了。分明板板寫出。却又生活不凡。且見後文金蓮如于三分四分光時便走。五七分時便走。王婆所云我不能拉住他。總之到九分光時。如若不肯。王婆亦止云來搭故西門。此事便休。再也難成。然則推光雖王婆定下。而光之能成。到底是金蓮自定也。寫婦人之淫。若此。

第一

奇書

三回

後半寫換光便是前面所定之換光也看他偏是照前說出者一樣說去偏令讀者不覺毫重複止見異樣生動自是化工手筆

看他于五分光成時止用王婆將一手往臉一摸便使上下十分光皆出真是異樣妙筆

金瓶梅純是異樣穿插的文字惟此數回乃最清折者蓋單講金蓮偷期亦是正文中之必不可苟者而于閒扯白話時乃借月娘嬌兒等攏入金蓮一边敲擊正文全不費呆重之筆一边却又照管家裏衆人不致冷落直一筆作三四筆用也

文內寫西門慶來必拿酒金川扇兒前回云手裏拿着一把酒金川扇兒第一回云卜志道送我一把真川扇兒直至第八回內又云婦人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紅骨細酒金川扇兒吾不知其用筆之妙何以神蛇灰線之如此也何則金瓶梅蓋作者寫西門慶精神注蕩之人也乃第一回時春梅已于大丫頭三字影出至瓶兒則不啻心頭口頭頻頻相照而金蓮雖曾自打虎過下却並未與西門一照于未挑簾之前則一面寫武二自打虎做都頭文後爲單出筆寫金蓮這面而西門爲此書正經香火今爲寫金蓮

這。邊。遂。致。一。向。冷。落。絕。不。照。顧。在。他。書。則。可。在。金。瓶。  
梅。豈。肯。留。此。綻。漏。者。哉。况。且。單。寫。金。蓮。手。挑。簾。時。出。  
一。西。門。亦。如。忽。然。來。到。已。前。不。聞。各。姓。之。西。門。則。真。  
與。水。滸。之。文。何。異。然。而。得。武。大。武。二。相。會。卽。忙。敘。  
金。蓮。敘。勾。挑。小。叔。又。卽。忙。敘。武。大。兄。弟。分。手。又。卽。忙。  
敘。簾。子。等。事。作。者。心。頭。固。有。一。西。門。慶。在。內。不。曾。忘。  
記。而。讀。者。眼。底。不。幾。半。日。冷。落。西。門。氏。耶。朦。朧。雙。眼。  
疑。簾。外。現。身。之。西。門。無。異。水。滸。中。臨。時。方。出。之。西。門。  
也。今。看。他。偏。有。三。十。分。巧。三。十。分。惜。三。十。分。輕。快。二。  
十。分。討。便。宜。處。寫。一。金。扇。出。來。且。卽。于。敘。卜。志。道。描。  
寫。一。金。扇。出。來。夫。雖。子。迎。打。虎。那。日。大。酒。樓。上。敘。下。  
西。門。伯。爵。希。大。三。人。止。因。有。此。金。扇。作。幌。伏。線。而。便。  
不。嫌。半。日。灑。七。洋。七。寫。武。大。寫。武。二。寫。金。蓮。如。許。文。  
字。後。于。挑。簾。時。一。出。西。門。止。用。將。金。扇。一。幌。則。作。者。  
不。言。而。本。文。亦。不。與。水。滸。更。改。一。事。乃。看。官。眼。底。自。  
知。爲。金。瓶。內。之。西。門。不。是。水。滸。之。西。門。且。將。半。日。敘。  
金。蓮。之。筆。武。大。武。二。之。筆。皆。放。入。客。位。內。依。舊。現。出。  
西。門。慶。是。正。經。香。火。不。是。水。滸。中。爲。武。松。寫。出。金。蓮。  
爲。金。蓮。寫。出。西。門。却。明。明。是。爲。西。門。方。寫。金。蓮。爲。金。  
蓮。方。寫。武。松。一。如。講。西。門。慶。連。日。不。自。在。因。卓。二。姐。

歿。而。今。日。簾。下。撞。着。的。婦。人。其。姓。名。來。歷。乃。如。此。如。此。說。話。者。恐。臨。時。事。冗。難。敘。乃。爲。之。預。先。倒。算。出。來。使。讀。者。心。亮。不。致。說。話。者。臨。時。費。唇。舌。是。寫。一。小。小。金。扇。物。事。使。使。于。言。萬。語。一。篇。上。下。兩。半。回。文。字。既。明。上。寫。出。皆。化。爲。鳥。有。而。半。日。不。置。一。語。不。題。一。事。之。西。門。慶。乃。復。活。跳。出。來。且。不。但。此。時。活。跳。出。來。適。絕。不。置。一。語。不。題。一。事。之。時。無。非。是。西。門。氏。帳。簿。上。開。原。委。罪。案。上。寫。情。由。與。武。大。武。二。絕。不。相。干。試。想。作。者。亦。安。有。閒。工。夫。與。不。相。干。之。人。寫。家。常。哉。此。是。作。者。異。樣。心。力。寫。出。來。而。寫。完。放。筆。仰。天。問。世。不。覺。失。聲。大。哭。曰。我。此。等。心。力。上。問。千。古。下。問。百。世。亦。安。敢。望。有。一。人。知。我。心。者。哉。故。金。扇。兒。必。是。卜。志。道。邊。來。而。排。簾。時。金。扇。一。照。成。衣。時。金。扇。又。一。照。躍。上。動。人。心。目。作。者。又。恐。真。個。被。人。知。道。乃。又。插。入。第。八。回。內。使。金。蓮。批。之。一。者。收。拾。金。扇。了。當。二。者。將。看。官。瞞。過。俱。令。在。卜。志。道。家。合。夥。算。帳。今。却。被。我。一。眼。覷。見。九。原。之。下。作。者。必。大。哭。大。笑。今。夜。五。更。燈。花。影。裏。我。亦。眼。淚。盈。把。笑。聲。驚。動。妻。孥。兒。子。輩。夢。魂。也。然。則。作。者。于。第。二。回。內。不。寫。婦。人。勾。挑。武。二。哥。豈。不。省。手。不。知。作。者。蓋。言。金。蓮。結。果。時。如。何。一。跌。至。此。還。

平心穩意要嫁武二哥。故先於此回內特上描寫一番。遂令後九十回文中金蓮不自揣度肯嫁武二。一團癡念緊相照應。人雖鶻突文却不可鶻突也。然則西門慶被色迷。潘金蓮亦被色迷。可懼可思。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詩曰

乍對不相識。盃前交一面。徒。徒。徒。驚。新。態。影。舍。今。夜。雨。

徐。思。似。有。情。花。底。戀。雙。睛。舍。胡。問。舊。名。心。意。幾。交。橫。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听。我。說。但。凡。姓。張。的。兩。隻。眼。一。盞。准。怎。的。是。挨。光。比。

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  
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  
青春少小。就要綿裡針。一般。敢忍。耐。第五要開工夫。此  
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開。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未有十分  
件事文字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  
掩映妙絕。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  
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有幾貫錢。  
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  
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  
來得恁勤。第五只在眼前一映便鮮活乾娘你自作成完  
如見做文只在拿輕放重也

備了時。我自重。七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事。都全  
我知道。還六。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  
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  
光最難。十分有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  
來慳吝。不肯胡亂使錢。只這件打攪。五件後又有一件  
有錢此云使錢。也有錢不使。西門慶道。這箇容易。我只所  
何益。故此件又第一要緊也。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又儘一句總之  
也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西門  
慶道。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可。且回去過半年。  
三箇月來。商量。又蕩開女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  
情生動

第一奇書 三回 六



自作我則之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  
了老身這你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  
教女兵十把八九着今實對你說了罷這箇雌兒來歷  
雖然微末出身却到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  
自家歌曲雙陸象棋無所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  
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畧過王招  
宣妙絕賣在張大戶家學彈  
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  
他爲妻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  
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  
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

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  
曆日央及他揀箇好日期叫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  
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一箇他若歡  
便休天喜地說我替你  
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一分  
光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這光便二分了二分  
光他若  
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上他若說不便  
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兩箇  
便休他不言語吃了時  
這光便有三分了三分  
光這一日你也莫來直至第三日晌  
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  
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進

房裡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  
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上文兩箇此事便休了此處又他若  
添一句生動之極三箇便休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四分  
光坐下時我便  
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服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  
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變  
攪應答時此事便休了四箇  
便休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  
這光便有五分了五分  
光我便道却難為這位娘子與我作  
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箇出錢一箇出力不是老身  
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箇主人替娘子  
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  
扯住他此事便休了又對雌上一  
句五箇便休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  
成這光便有六分了六分  
光我却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  
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  
成阻當他此事便休了又換一句却一樣雙  
句串下六箇便休若是他不起  
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七分  
光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  
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  
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卓吃去了此事便休了七箇  
便休若  
是只口裡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  
了八分  
光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  
再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菓子來配酒我

把門拽上關你兩箇人在屋裡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入箇便休他若絲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九分只欠一分了妙在說完九分却又說只是這一分光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腳打撓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捨筯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炒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九箇便放這樣一句在上妙絕十分光却用九箇便休描出而一毫不板奇絕妙絕再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十分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要緊接筯西門慶听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

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只讚好計穿各人心事如畫王婆道却不

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婆子又丁寧只是他的心事文入化境西門慶道

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言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說與他你快使人送將細絹襦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這是我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細絹三疋并十兩清水好綿家來叫了玳安兒用氈包包了一直送人王婆家來王婆欢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

巫山雲雨幾時就

莫負裴王築楚臺

當下王婆收了綉絹綿子，開了後門。記着後門走過武大  
家來，那婦人接着，走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  
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  
走動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箇  
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  
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  
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箇客人在外邊，  
不見箇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  
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  
箇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没人

待老身東拂西補的來，早晚要替他尋下箇兒，等那廝來  
却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  
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  
箇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裡看病，買使女，說  
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啻顧老身，又佈施了  
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綉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  
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得。今年竟得好生不濟，不想又  
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閏，要做又被那裁縫勤措，只推生  
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寡婆子真是那婦人  
听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

倒開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听了堆下笑來說道若  
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  
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既是許了乾娘  
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  
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  
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  
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  
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  
方是裁衣日期上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牆上便道  
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

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  
破日我不忌他那婦人道與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  
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  
家則箇婦人道何不將過來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  
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没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  
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裏了西門  
慶話點水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  
房中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  
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又點武大百杖那婦人把  
簾兒掛了簾子還有餘波文心何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

後門

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欢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  
濃上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  
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  
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  
十歲眼裡真箇不會見這般好針指那婦人縫到日中王  
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

吸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

婦人拽門下了簾子簾子十三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

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  
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

要吃他的纔是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  
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  
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  
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  
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正是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而口音

帶錢買酒酬好詩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  
去了王婆便趲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屋裡取出生活  
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縫到日中

又一日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  
日中。那婦人向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箇道理老身  
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箇道理老身  
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  
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  
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  
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  
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盆去買好酒好食來慇懃相待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絲你十分精細被小意見縱十  
箇九箇着了道兒又入幾句間言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  
心和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

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  
過後門三後門叫道娘子老身大膽如問那婦人從樓上  
應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  
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  
午前後又一日却說西門慶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  
整三金扇七三現搖搖  
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  
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  
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  
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裡去看看把西門慶

只一拖拖進房裡來對那婦人道這箇便是與老身衣料  
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鬟疊翠粉面生春。  
是數日眠思夢想忽然相見的身分心事上穿白布衫兒桃紅裙子藍背甲正  
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把頭○了○這西門慶連  
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玉婆  
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正綉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  
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  
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箇難得大官人你過來  
且看一看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  
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了○那婦人低頭

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土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  
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如○西門慶道小  
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七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  
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教大官人  
得知罷你○那○日○屋○簷○下○走○打○得○正○好○○偏○點○西門慶道就是  
那日在門首又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  
○三○把○頭○低○了○一○低○笑○道○○描○婦○人○有○心○妙○甚○那日奴悞冲撞官人  
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  
閻婆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曰  
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



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  
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  
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  
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  
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  
問大官人怎的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家中連日  
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開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  
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  
督親家陳宅定了寫生平得意事有体面事他兒子陳敬  
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边有了

簡文嫂兒來討帖兒又出文嫂兒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

賣翠花的薛嫂兒又出薛嫂兒百忙中偏有此同做保山

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  
子哈七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  
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  
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  
胡乱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  
到是正經總是以保山二字怎的好和人鬪氣兩箇一遞  
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裡假嚕那婦人  
便低了頭縫針線

水性從來是女流。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淫蕩春心不自繇。

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至五分光忽然點出則白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准得這位娘

子在這裡官人好與老身做箇主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

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一路說來純是定挨光時說過的話，乃一一重說出，却使看者

不覺其重故妙。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

茹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交備辦酒食。那

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口裡說着，恰不動身。」王婆接了銀子，

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

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

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

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又低着頭做生

活寫得如火如錦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熟肉、鮮七、

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

必寫成東西寫婆子恐怕撐開心事如畫

擺在

房裡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都擺在面前三人坐下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盃婦人謝道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筋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收動問

娘子青春多少婦人低頭應道一十五歲西門慶道娘子

到與家下賤內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他是以月十五日子時婦人又回應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箇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是那裡去討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裡討得一箇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在家裡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空如今身邊狂自有三五七口人

吃飯都不管事。婆子噯道：連我也忘了，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我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今繼娶這箇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省事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喘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長唱漫曲兒的，可惜春我兒，他是路岐人不歡喜。婆子又道：

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兒今已娶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別要說起，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箇細疾，却又沒了。婆子道：耶嚶，耶嚶，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王張誰敢說箇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通一句說了一回。將上文一總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

何西門慶便向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起身。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目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以上只用西門慶于

上相白嚼寫婦人止用五低頭兩不動身便使一篇三人知火文字眉眼皆動而結以只低了頭不動身總上一目为好筆力又使王婆西門一進正是何內無不眼中有一婦人也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第四回

此回却是兩個半截文字前半篇是推光的下半截後半篇是捉奸的上半截

看他入手幾語用王婆口中將娘子大官人沒原沒故扭攏一塊便把門拽上此是九分光却是下半截文字已完下文另用通身氣力寫娘子大官人也寫二人勾情處須將後文陳敬濟幾回勾挑處合看方知此回文字之妙。方知後幾回文字之妙絕不重同也

開手將兩人眼睛變起花樣一描最是難堪却最是

第一奇書 四回

入情後却使婦人玉低頭七笑兩斜睨便使八十老人亦不能寧耐也

五低頭內妙在一別轉頭七笑內妙在一帶笑一笑着一微笑一二面笑着低聲一低聲笑一笑着不理他一踢着笑一笑將起來遂使紙上活現試與其上下文細細連讀之方知

帶笑者臉上熱極也笑着者心內百不是也臉紅了微笑者帶三分慚愧也一面笑着低聲者更忍不得癢極了也一低聲笑着心頭小鹿跳也笑着不理他者火已打眼內出也踢着笑着半日兩腿夾緊至此

略鬆一鬆也笑將起來者則到此真個忍不得也何物文心作怪至此

又有兩斜睨內妙在要便斜睨他一眼見是不知千眼萬眼也寫淫婦至此盡矣化矣再有筆墨能另寫一樣出來吾不信也然他偏又能寫後之無數淫婦人無數看眼伎倆則作者不知是天仙是鬼怪

又咬得衫袖格格駁駁的响讀者果乎心靜氣時看到此處不癢書而起不聖賢即冰石

前文寫兩人淫慾已絕後文偏又能接手寫第二月一段總之才高一石不能測也

寫二以妙矣必彰明較著寫兩入之物一部內用西門之物者不少用金蓮之物者亦不少也用西門之物非一人用金蓮之物亦非一人故必先寫二物門面身分一指出也後文耶哥一段止是逼文看牠亦一字不苟寫籃寫梨寫籃落梨滾耶哥一面罵一面哭一面走一面拾梨一面提籃又一面指着回轉罵然回轉身來罵却又是一面走也文心活潑周到無一點空處吾不知作者于做完此一百回時心血更有多少我却批完此一回時心血已枯了一半也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鬧茶坊耶哥義憤

詩曰

璇閨綉戶斜光入

千金女兒倚門立

橫波美目雖後來

羅襪遙遙不相及

聞道今年初避人

珊珊鏡掛長隨身

願得侍兒為道意

後堂羅帳一相親

話說王婆拿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

東街那裡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見耽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如聞娘子其聲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見怕怎的誰大官人又是誰縱沒事便可相陪一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盞不怕平寫得沒理的妙絕却不動身九分光東住下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裡當路坐了一頭然着續這婦人見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却只偷眼駁看一筆婦人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睜睜的眼睛看着他一筆西門慶便又問道却纔到忘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頭帶笑笑的回道姓武一遍西門慶故做不聽得說道姓堵

那婦人却把頭又別轉笑着低聲說道兩遍別轉頭你耳聒

又不聾西門慶笑道笑呸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

武的却少只有縣前一箇賣炊餅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

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三遍

面低着頭微笑道三遍便是奴的丈夫西門慶聽了半

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人一面笑着又斜睨他四遍

一眼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

娘子叫屈哩目王婆去後此一段乃是絕妙春宮必看至

也却說西門慶口裡娘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嚼又總這婦

人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四遍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兒咬



得袖口兒格七駁七的响。要便料溜他一眼兒。此水滸傳有

魄之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綠紗褶子道。央煩

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這婦人只顧咬着袖兒別轉

着。不接他的低聲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

笑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

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掃。七落一隻

筋來。却也是姻緣。奏着那隻筋兒。剛落在金蓮裙下。西門

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却又待拿筋

了起來。讓他吃菜兒。尋宋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

低着頭。五遍把脚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筋兒。西門

慶所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走過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

不拾筋。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

道。怎這的囉。咤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

娘子可憐。小人則個一面說着。一面便摸他褲子。婦人又

開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

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是個好處。一投寫西門慶入馬

已放下下文乃餘言耳不知者乃謂下文方是正經事却不知冤屈了人家。正經用意寫的妙文也。于是不

絲分說。抱到王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却說這婦

人自從與張大戶拘搭。這老兒是軟如鼻涕。膿如醬的一

件東西。幾時得個爽利。個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試想。三寸

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又一個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月久  
慣本事高強的如何不喜但是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  
甘同心帶結看官心事一個將朱唇緊貼一個將粉臉斜偎

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推一  
朶息雲一番做作也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妮羞雲怯而

揉搓的萬種妖燒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

舌尖正寫二事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將完事也

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百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

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

卽此小小一賦亦不苟起四句是作者看官心頭事  
下六句乃入手做作推就處下八句正寫止用搏弄  
揉搓已極狂淫世界下四句將完事也下四句已  
完事也未二句又入看官眼內粗心人自不知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

人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箇做得好事西

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婦人驚固是西門則何驚哉而亦必驚寫心虛人如書

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會交

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

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紅着臉低了頭

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

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

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  
你武大說那婦人羞得要不再說不出來又白描王婆  
催逼道却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低聲道來  
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  
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作者至此亦通身  
快樂十分文章已  
都是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  
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一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留下件表記  
拿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插  
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  
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

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餘三人又吃

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

去下王婆與西門慶楚過後門歸來後門先去下了簾子

又點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服麼

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

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裡彈唱

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點出金還虧老娘把你

兩箇生扭做夫妻強扭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

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旌捷旗耳

听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一

面笑着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紗去了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封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色中黠出財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箇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还未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後門五楚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拿去且請家裡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勢

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婆子拿瓢出了門一力攙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箇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裡來正是

合歡桃杏春堪笑。

心裡原來別有仁。

有詞單道這瓢雙關二意。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見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趨東。

風水。上。漂。也。曾。在。馬。房。裡。餵。料。出。曾。在。茶。房。裡。來。叫。如。今。弄。得。許。絲。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借瓢即影入文情  
狡滑隨手生來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箇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麼。虛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說道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髮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

動人心紅白，將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著翡翠紗影。袖挽泥金帶，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是月裏姮娥。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濃艷妖淫

右調沉醉東風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揀起一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生日于此時逗出，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箇，身边人只是沒一箇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

一箇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

伏後文

西門慶啣問了一

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水焐餅兒來用  
舌尖遞送與婦人兩箇相摟相抱嗚咂有聲那婆子只管  
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絲着二人在房內做一  
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哄動春心西門慶色心  
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門慶自幼  
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  
子那話煞甚長大紅赤赤黑鬚直豎豎堅硬好箇東西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

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為本事

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

曾與佳人鬪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毒毛猶如  
白腹馥鼓蓬蓬發醉的饅頭軟濃濃紅縐縐出籠的果餡  
婦人。人。添。此。二。句。不。堪。之。甚。  
真箇是千人愛萬人貪一併之物

溫緊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時吐舌開顏笑

困便隨身貼股眠

內褙縣裡為家業

薄草涯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輕俊子

一開戰鬪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口為始每日楚過王婆家來和

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以上一將情事一頓即正是

自知本分爲活計

那曉防奸革弊心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箇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菜品。時常得西門慶賞發他些盤纏。其日正覓得一籃兒雪梨。挑着遠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箇去處。鄆哥道起動老叔

教我那處尋他的是那多口的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

刺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坐的。這咱晚多定只在那裡你小孩子家只故撞進去。不

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那人。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

走來。逕奔入王婆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櫃兒

上。績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

問道。鄆哥你來這裡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

十錢。养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精知是那箇

便是。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

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





